



昭代叢書

14
124
5



昭代叢書

辰



馬至不得行。數年間。屢詔蠲租。勸諭教養。仁政厚洽。史不勝書。乃

帝心猶不自安。以治河淮無成績。深念民瘼。二十八年。復狩江南。正月辛卯。車駕次峒嵒。提督江南

昭武將軍臣楊捷偕守土文武諸大臣迎見。

上慰勞將軍甚厚。遂命扈從至三月。乃命還鎮。

將軍自紀其殊遇。以示前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修臣徐秉義曰。捷本武夫。遭時竊位。

聖主不以其不材。使專節鉞。鎮南國。及茲南狩。忝扈

屬車。隆恩異數。振古罕聞。公舊史官也。乞記之以

傳後世。臣秉義謹閱其所紀曰。臣捷于峒嵒迎見

上。

上悅曰。將軍比來安乎。顏更少于往昔。對曰。幸蒙

皇上福祐。臣年今七十有三。憊矣。問食幾何。曰。日食

升粟肉半斤。

上笑問。猶能射乎。曰。猶能射。但挽弓差弱于壯時。

上曰。爾我之老功臣也。亦奚事于射。頃之傳命。汝

功臣可隨圍槍前內大臣行。

上次宿遷。傳諭將軍老矣。或回鎮。或從駕。惟所便。臣奏願從駕。甲午次界首。臣進福橋蜜羅柑。

上召見。登御舟。以臣年老。命徐行勿趨。既見。命坐。賜茶。曰。爾顏不衰。有養生術乎。對曰。不知養生術。

但服七寶丹。補中益氣湯。歸脾湯。因奏。

皇上巡幸江南。蠲逋宥罪。軍民沾恩。

上大喜。隨賜糟鹿尾舌五匣。鹿肉條二包。曰。爾日

來一見。無拘早暮。乙未。次高郵。減水閘。召見。曰。今

日飯將軍。賜御饌六器。粥飯一碗。乳茶一碗。肉

一盤。又賜大乳餅五方。小乳餅一盤。曰。此行裝

所攜也。飯已。登御舟謝。林林。林亦對命。心也。

上曰。飯畢乎。對曰。飯畢矣。山人。文。數。數。由。國。或。兩。山。

上喜曰。保爾百齡。為我更守疆。三十年。臣捷拜稽首。

上曰。謝。謝。山。葉。太。微。以。微。五。德。十。德。水。味。也。開。神。八。

皇上賜臣年。謹謝。戊戌。次丹陽。黃泥壩。臣進鮮鰻魚。

上問松江何如。對曰。地濱海。恐盜竊發。因設重鎮。有

警。即督兵沿海追勦。又問松江有良弓矢乎。曰。亦

有。但未盡。皆命中之才。松江宜牧馬乎。曰。馬善病。

上宴諸臣將士于小教場。上設御筵。江寧將軍臣博

濟西向坐。臣捷東向坐。諸臣以次列左右。

上撤賜御筵牛肉一大盤。鯊魚一碗。小菜一盤。粥飯

一碗。飯已。又親賜酒一卮。命諸臣射。令公臣

福善傳諭。臣曰。將軍能射即射。不能射即已。臣射

中三矢。丁卯。賜海龍皮帽。鷹背色貂領。團龍段

綿袍。藍監龍段綿掛。又特賜白綾。御書宴江

南文武將士詩。其辭曰。瑞雲捧日散初晴。麗景天

開羽仗明。扈蹕劉桓多絳灌。分行俊髦盡葱珩。三

漿滿挹沾須遍。五載南巡澤再傾。文穆武恬慚化

理。萬方無事宴昇平。三月己巳。至燕子磯御船。辛

未。次京口。臣獵得一獐八兔八雉以獻。是日入揚

州。乘輦出城御船。臣同將軍督撫副都統諸臣前

聖導。奏罪請罪。於京前不。命回。御船。

上傳諭將軍年老。恐不能步。其乘馬。臣奏能行里許。

上又傳諭勿步行。臣奏如初。丙子。次宿遷。

上御船至支河口。諭。臣曰。士卒食不足。何以責其用

命。臣曰。士卒食不足。何以責其用。

朕聞將領多侵餉不全給爾嚴稽之以聞對曰臣素仰體

皇上恤兵至意時誠將弁毋侵尅但署僻松江耳目難遍或有陽奉陰違者今而後敢不嚴察以副

聖心奏畢請扈從至京師不許命回鎮臣捷所紀

如此臣秉義謹覽之而歎曰邦本惟民佐理惟臣

周書曰元后為民父母親之也虞書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體之也自秦以後事不師古尊君抑臣卑

視黔首高若天帝上下亢絕是以心志不通治化

難行

皇帝睿聖寬仁軫念民艱寢興不怠接見羣臣恩禮

篤厚是以人心効順靖亂柔遠致治之功比隆三

代今茲南巡羣黎依戀如赤子見父母不忍違去

其待將軍年力飲食靡不注問嘉果珍味用滋頤

養怡顏溫語無異家人雖將軍之忠誠足以上感

乃

聖主之念舊勲敬高年親愛優渥古未有也臣秉義

主引疾家居

名代叢書

恭迎大駕記

主恩未報負疚實深竊覩

君臣盛事拜首謹書凡為臣子者觀之未有不油然而興感勉為忠孝者況昭武之子孫乎

蓋此賊匪無畏人論軍之忠順足以上類其奇傑軍平武為食類不若同黨果能利爪其外今故南風草莽於微賊清平其父母亦其難也誠以人心收則故爾矣帝幸聖武之德命外類與不類其類則昭武之職也

跋

昭武迎 駕者二記事之文皆以屬之文臣其入幕之賓豈無能代為捉刀者耶所以不敢出諸此者良由將軍以不欺事

主卽此一端可想見之矣

帝眷之有加而無已也心齋張潮

帝休之休而無日也亦養其德

主唱此一器可思只之安

由深軍以不煩事

之寶豈無論外欲其以深軍以不難出清北清

難友重 營營二清事之文書以似之文有北人

則

閒餘筆話小引其樂也亦無過也

閒與餘有不同乎曰不同焚香煮茗種竹栽花雅歌
投壺鼓琴對奕皆閒也其事已過則為閒之餘矣筆
與話有不同乎曰不同一堂晤對酬酢紛如面固能
聞久不復記皆話也欲其不朽則有賴于筆矣故唯
閒餘始能以筆為話此湯君卿謀閒餘筆話之所由
以名也雖然話可易筆哉能勝讀十年書者則筆之
能悅親戚之情者則筆之能大家團圓共說無生者
則筆之非是話也不可以筆今卿謀之筆固已不啻

名代叢書 閒餘筆話小引

如此吾嘗取而讀之其指思在有意無意之間其吐
語在亦佛亦仙之際其旁通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其靜致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不唯非閒餘不能著
且非閒餘亦不能讀矣吾獨怪夫世之著書者應酬
世務權衡子母凡其筆之于書者皆出于忙冗之餘
亦安得有佳話乎哉虞卿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余
謂窮而愁者必且米鹽不繼室人交謫當爾時安能
著書能著書者大都皆貧而樂者耳余雖不識卿謀
然未嘗不可想見其樂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六

新安張以潮海山來編輯

平山嶺崔岱齊青峙大校

閒餘筆話

古吳湯傳楹卿謀著

予閒人也性好靜閉門兀坐杳如溪山悠如永年
類禪家之寂已而世事及我一切遣往不問我不
累物物亦忘我遂流而為懶既乃頽澹幽默心忽
倦去投足一榻作土木形骸竟日不聞履聲且積

而成病。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晝。臨風之晚。待月之宵。澆書攤飯之餘。篝火篆烟之暇。皆閒時也。造物者秘爲清福。而人不能享。以本無閒情故。予獨以閒情領受之。則天清地曠。浩乎泱泱。皆吾閒也。皆足助我閒話也。雖然。話亦何擇之。有白雲往還。星月自出。以爲太空之話可也。風葉鳴廊。江波自湧。以爲大塊之話可也。夕秀始吹。草蟲雜作。以爲萬象之話可也。惟其閒閒爾也。而吾置身此間。不已餘乎。吾又以其

閒而爲話。不尤餘之餘乎。吾愛吾餘。輒付此卷。或莊或譎。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罵。或醒或醉。或獨或偶。或出或處。或見或聞。無乎不閒。無乎不餘。則皆可話也。吾話吾閒。亦閒也。人知吾話之爲閒。而不知吾話之閒。爲閒之餘也。昔蘇學士強閒。人說鬼不免犯妄語。戒予喜聞閒話。而苦不得閒。人因邀中書君話之中。書君卽予之閒人也。中書君閒矣。而予益復閒。閒情一篋。宛在十指間。何必妄言妄聽。借鬼語作舌本。毋乃耳根未淨乎。予舌

本既強耳根復清。因以其閒閒及中書君。而中書君相過從時。輒為閒時閒境一助。自今以往。庶無餘閒逸。此卷外。此中間話。日夕自佳。惜不令蘇學士掀髯聽之也。

聰明能誤人。不如懵懂。文章能亂世。不如朴誠。意氣能隕命。不如優容。衣冠能厚顏。不如草野。

原評 名言可銘座右

胸中涇渭清濁之流自如。皮裏春秋雌黃之口何在。彼日以標榜為事者。吾祝其生生世世為啞啞之人。

庶足懺悔。冤業解脫。殺機耳。

神仙是英雄退步。然此事率多寄托。須知張子房暮年用不著黃石公。不得不借赤松子為好結果。當日辟穀。畢竟是英雄欺人。若果神仙可作英雄收場。則秦皇漢武何不自白日飛去。

吾輩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時時可死。則身輕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則性善而業緣不墮。此儒宗禪悅不二法門也。若心境本不清曠。飾放誕為風流。事跡本不光明。假

慈悲為因果。地獄之設。正為此。人。事。本。不。大。悲。憐。
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為。
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
此。三。副。方。屬。英。雄。血。淚。真。事。業。真。性。情。俱。在。此。中。非。
復。兒。女。情。長。執。手。涕。泣。比。也。

原評 如卿謀言豈有淚乾時耶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遊處。憫亂說太
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
奇遇未免有情感。均頑艷矣。然以情之最惡者言之。

不若遺老。弔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為悲。惘
可憐。

原評 古詩云可惜歡娛地。都非年少時。又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每一諷詠。殊不勝情。如卿謀言有同感矣。

風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韻士美人。尤為親。
近。意中嘗設一佳景。于此願與天下有情者居之一
庭。一院。一花。一石。一簾。一几。一塵。一屏。一茗。一香。一
卷。一軸。然後一妾。一婢。一絲。一竹。一愁。一喜。一謔。一
嘲。乘興則一樓。一臺。一觴。一咏。倦遊則一枕。一簟。一

蝶一槐夢覺徐徐兩美在側一寐一寤一偃一抱當此之時只愁明月盡矣

原評

但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耶

極意作詩不必得詩窮形作畫不必入畫。淡于詩畫者正于不著筆處遇之。予嘗登樓遠眺見樹頂藏鴉山嵐滴翠便如身在畫圖中。又嘗扃戶靜思見竹影搖窗茶烟裊日輒覺詩情落紙上。乃悟坐卽有詩行卽有畫。簡文所云會心處不在遠東坡所云時于此間得少佳趣也。但不堪向莽漢饒舌恐滅我輩清臚。

吾輩一生得秋氣多便是雅人淡致。若得春氣則近于思婦。得夏氣則近于熱官。得冬氣則近于隱士。固當以蕭瑟清曠蕩我襟情兼持萬斛秋光爲世間療俗耳。

一日之間人各有習習各有時時各有宜。養德宜操琴練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書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

鶴孤况空聞蛩涉趣空觀魚忘機空飼雀幽尋空藉
草澹味空掬泉獨立空望山開吟空倚樹清談空剪
燭狂嘯空登臺逸興空投壺結想空欹枕息緣空閉
戶探景空攜囊爽致空臨風愁懷空佇月倦游空聽
雨元悟空對雪碎寒空映日空累空看雲寄歡空拾
釵揮憤空擊劍遭亂空學道臥病空參禪療俗空避
人破夢空說鬼識此意者一遊一賞悠然自得何憂
不合時空耶若予心慵手懶身外俱空無乎空也無
乎空是以無乎不空也

文君當鑪卓王孫恥之却爲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
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遠山風流宛然可
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
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耽憂耳思之失
笑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
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
至門方知是袁尹予謂車騎不至爲高旣已徒步而
來何必乘軒而返將以此明高耶抑市重耶卽此未

能免俗便是一重公案。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予曰：既已無可奈何，何必又喚奈何？展成笑曰：使子野聞此言，必又喚奈何矣。

展成自號三中子，人不解其說。予曰：心中事、揚州夢也。眼中淚、窮途哭也。意中人、返生香也。我比猜詩謎的杜家，何如展成笑而不答。

展成作夏子夜歌云：招郎採蓮去，宛在水中沚。郎自採蓮花，儂自採蓮子。因自註云：不採蓮花，焉得蓮子。

予云：註脚妙矣。請下一轉語曰：只顧採蓮花，又那得蓮子相與絕倒。

金陵歸，展成從水路而予登陸。展成寄語云：君欲消受曉風殘月，耶？予答云：誠不如君唱大江東去。

予與展成會飲一家，客方聚訟適進蛤蜊。展成笑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或問此何人語，予亦笑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

展成嘗云：月犯少微，戴逵求死，乃應在謝敷。可見蒼蒼者自有真品題，不爲處士虛聲所誤。今人纔能握

管便自號文士。脫一旦文星有厄。吾知人人有一篇自祭文矣。予應之曰。此曹徒亂天下。人鬼俱憎。吾寧屈辱文星。權令大家應兆也。得名場乾淨一番。但恐冥司自有公案。不欲令豎子成名耳。雖然。今日謝敷非卿而誰設。不幸月犯少微。卿劇可危。爾時即不作自祭文。亦須以諛墓累及我也。相與狂笑不已。

原評 孰意今日謝敷卿謀當之耶。諛墓之譴顛倒及予。能無車過腹痛之感。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

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如奇才耶。內子從旁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領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氳司矣。

展成嘗語予云。昔謝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予亦謂天地茫茫。止有萬斛愁。予獨得九千斛。世人合得千斛耳。予曰不然。萬斛愁。君獨得九千斛。世人又派去千斛。

者性多煩惱多躁急多殘忍煩惱者福薄躁急者
人命短殘忍者絕嗣惟和平可延福壽惟仁厚可長
子孫呂東萊李延平是宋儒中大有學問人不過
能變化氣質涵養氣質而已此段功夫從何處做
起呂新吾曰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
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旨哉斯言

陳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何進袁
隗待以不次之位堅辭不起卒八十四海內赴弔者
三萬人

王望如曰太丘長在東漢不染李膺范滂習氣并
與高陽里荀神君同道異趨看他平心率物四字
何等從容涵養人情之險大半面是心非說到退
無怨言想見其生平以誠感人之用術以柔勝人
之好剛以理屈人之使氣全不是鄉愿行徑

韓魏公與范希文議西事不合希文拂衣徑去魏公
把住范手溫言以平其氣至捲簾撤坐不及報富鄭
公大相牴牾韓魏公終其身致書幣甚恭不以彥國
辭疾不答稍怠

王望如曰遇用氣質人全恃我之至誠出之以婉
公大度量處便是大作用處淺人則不解也范文正
富鄭公都被韓魏公度量包容當日王荊公逐不
附已者獨以程伯淳爲忠信人不與總因伯淳遇
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色所以獨免若鎮日與荊公
爭辨其不爲所斥逐者幾希

語云孰不愛財取之有道

王望如曰余老來凜在得之戒肅守四知解組歸
田數卷圖書外空諸所有至親骨肉缺望不能

嗟而辦懲羹吹壘殊不可爲法也居官有不言之
利如果不背天理義有可得禮順人情似無不可
但恐白晝攫人金人之好財誰不如我徒取諸彼
以與此一巨上司揭叅小民告發身罹國網求餓
莩不可得猶不自悔悟反謂乘權取錢未曾快意
以致買命無資不知悖入悖出天道大率如此漏
脯充饑煇酒止渴士君子慎勿以明月珠輕彈雀
也

漢籍福語魏其侯曰君侯喜善疾惡惡人衆亦且毀

君

王望如曰惡人人之所疾也如鷹鷂之逐鳥雀然處到至極處往往正人受禍東漢王允圖董卓以不赦李漼郭汜致敗范滂殺張讓弟張朔都為疾惡如讐所累唐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使魏其侯早悟此言安有灌夫之禍天不助順聖人無如之何惡不能除君子聽之而已或曰為匹夫謀則可為乘權者謀則不可並記之

海忠介曰今之醫國者止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

鄉愿

王望如曰居官當是非曲直之際用不得些子模糊剛峰先生教諭南平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為學憲朱衡拔識莊宗時一歲三遷巡撫應天卯翼窮民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雖為科臣戴鳳翔免歸五神宗又允鄧鍊薦起南少宰畱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六乞骸骨不允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四又何

嘗不富貴壽考也化作染指柔者能不掛彈章哉
正統時鹽場童子頌鹽運同知耿九疇曰論水不如
使君清

王望如曰居官而清猶女子之守不足多也自誇
水操如烟花市上稱說魯男子有不戟手吐罵者
乎况清欲歸我濁將誰歸此余十二年嶺外雖叨
督撫首薦究不能驟游清華也望子孫之為官者
以余為戒不當以余為法

才人薄命紅顏薄命

王望如曰女妬寵不妬色士妬位不妬才妬才者

惟天楚玉剛足道玳按劍賈誼死於長沙腐遷禍
於游說雖人忌之實天禍之也有才者須善會天
意韜光斂彩於禮寧儉於舉動寧拙於學問寧闇
錢緒山曰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
感而曰咸取其無心若着一毫感人的意思便是懂

懂往來

王望如曰天人感應之理本於一誠而相與於無
相與便上下今古呼吸相通今人設放生會行功

格言叢書 格言僅錄

過格諸如麋饑瘞殣拯溺藥疔諸事方行芥子功德卽思須彌善報人信佛佛不信人所以行善者貴陰騭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方得福田三昧許魯齋曰學莫先于治生一室無人山意思則其始王望如曰家無斗筭鳴琴在室幾人哉初謂魯齋開天下學者爲無所不至之鄙夫迨解組歸來仰事俯育無資所在掣肘乃歎此言終不可廢一身而外手足關切義難膜視生平未遇神仙無擲米成金之狡猶石不可點字不可煮子敬之困不常

指仁祖之粟不嘗給則務農權子母猶不至於寡廉鮮恥也但因學而治生不可因治生而廢學庶不爲魯齋罪人治生不可因治生而廢學庶何古林曰寡欲而後知多欲改過而後知有過

王望如曰譬掃地然常加灑掃乃覺塵埃有未盡處不然則蹉跎不自知也大富貴人不肯提醒自已主人翁金釵滿前自稱寡欲負過不赦乃謂無愆旁觀者目笑心非而瞶瞶不醒奈何

范仲淹有子純仁韓琦有子忠彥所謂忠孝還生忠

孝子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弑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弑所謂忤逆還生忤逆兒

王望如諺語不云乎不信但看簷前水點點滴
滴不差移我輩生有不肖子定是事親不孝孽報
不自責而反責子骨肉多見參商家庭必有奇禍
所以父之教子貴以身教不可僅以言教
成我存曰言必信行必果古之小人今之君子

王望如曰廬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
明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道在論語余於言忠信

行篤敬六字敏求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
哉陽明聞之歎曰不可謂深也
人當行道學不應講道學苟諄諄設壇開講與近
日大和尚扶筇上座終來儒言跬行之誦望重朝
廷不若見信於毫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如閨門
之內與我同心善哉言乎
蔡虛齋曰儒者尚欲經世一世乃令數口生計不辦
數數仰資他人之才之疎劣亦可自考
王望如曰古人遺貧窮患難之法殊不易學如第

五倫修行清白不過從兄弟家吃飯光武召見問
之答曰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家李延
平曰遇事窘迫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卽
啜菽飲水亦自有餘吳康齋曰處窮無別法只隨
分節用而已誓雖餓死不易初心我輩坐此窘窶
當書座右以遣正不必讀昌黎送窮文
陳達卿侍御曰近代六計弊羣吏首舉卓異才有力
者雕琢自炫惘朴無華之人多至泯泯無聞
王望如曰六計首重廉善蓋有欲則不剛無私則

利物也舉卓異不舉廉善繭絲之才鷹鷂之品往
往濫觴膏刃異數或謂廉而無才不若貪而有用
蓋調清多不恕而害事貪反費少而相成也則舍
廉善而舉能猶可救得一半請質之掌計賢者
顧端文曰人軀殼事勿求圓滿道理上事勿聽缺陷
王望如曰頤樞庸西疇日抄云竊意此只去欲存
理四字卽危微精一之旨也孟子不謂命不謂性
正是此意世人道理上事五倫四德有缺陷不去
照管軀殼上四股五官要求圓滿此人之所以同

於禽獸歟

邵康節云面前路逕須常令寬路逕窄則自無轉身地

王望如曰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是也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反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耳凡舉動俱要想到自家轉身處則立身行已便能天空海濶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專事求合天則道不外是

王望如曰世人講道都在幽深玄遠處便令人裹足不前試看勉戒僮僕曰小心曰用心曰仔細停當夫用心小心即戒慎恐懼之類仔細停當即中和中節之類道在邇而求諸遠中和位育豈必聖人而後能哉
高世則墓碑美而且厚黃少保欲分其半為神道碑高有後裔見之曰公取石何太薄黃問故對曰恐後有分公碑者嫌太薄耳黃少保慙沮
王望如曰世人好占便宜縱遇兔死狐悲之事亦

不肯瞻前顧後仔細商量高公子拭冷眼淚作嬉
 笑語令少保一得不渾身汗下然要是少保良心
 未盡漸滅耳若遇着炙手權貴定呼長隨毒打之
 矣
 蔣虎臣曰吾鄉有大老娶妾一妾身後守節造棺刻
 某官守節妾極後氏罄賣田宅去棺字鬻之滿
 載從人不一而死
 王望如曰石戎涅膚白傅去梯先賢值此不達多
 矣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望美

人守節猶之望沙彌苦行此妾剗棺再醮獨不慮
 新夫有所見聞耶
 蔣虎臣曰戶部某言同舍郎某娶妾當封誥時妾強
 填已氏希望藿弗郎云吾不惜下筆但礙我去後礙
 難行妾從此緘口
 王望如曰郎官回得痛快美妾尚有良心從來羊
 姬侍老年官長不過利一時所有耳生前原不屬
 意主人死後有何戀戀
 范少伯曰人出衣令日有分定

王望如曰語云小富由勤大富由天若依分定二字陶朱公扁舟五湖三致千金皆不謀而得乎此言出未必為求富者諫石反為好喫懶做者借口矣但宋劉伯龍位九卿貧寧猶甚慨然逐什一之利一鬼在旁以掌六矢伯龍歎而止嗚呼富而可求孔子猶為執鞭不為鬼所唾燕不令伯龍齒冷曰曰兵將某有同合取某受常持謂其交林有麟曰於世所必無者亦求之燒丹是也於世所不可知者亦求之風水是也此其理再顯顯不

王望如曰求富貴之鄙夫無所不至作奸犯死不惜故又想到燒丹風水二事嗟乎求風必得風水不求風水未必不得風水先遇不可求也若燒丹真大惑矣客曰吃來生得無惑乎余曰遙設未來以為快且齋免做不好事未可與燒丹同例法教佩珠曰攻人之惡毋太嚴教人以善毋太高王望如曰攻惡太嚴必反噬教善太高勢必叛故教人者寡怨有辱人以不堪不媿

不如不傲人以不知不疑人 不肖攻惡則令其
良心發動追悔改過可也若一放他一條云路塞
鼠穴者塞盡則好物盡矣

御試恭紀題辭
我朝庶常之選年未滿四十者例必學習清書蓋欲
學清書則必先善清語苟非英俊少年未免舌本間
強雖欲學之吾知其不能曲折如意也間嘗竊取清
書觀之其製字也似與字母翻切之法相類其出口
之音相同則字之上半同其聲韻之部相同則字之
下半同雖未必果如余之所云然往往覺其如是耳
向濤狄太史于余有世誼一日以

御試恭紀題辭

我朝庶常之選年未滿四十者例必學習清書蓋欲
學清書則必先善清語苟非英俊少年未免舌本間
強雖欲學之吾知其不能曲折如意也間嘗竊取清
書觀之其製字也似與字母翻切之法相類其出口
之音相同則字之上半同其聲韻之部相同則字之
下半同雖未必果如余之所云然往往覺其如是耳
向濤狄太史于余有世誼一日以

御試恭紀題辭

御試時自以為于清書尚未嫻熟自願留館學習三年
聖主深嘉其志如其所請而漢文與楷書尤克當
上意假使太史當日清書嫻熟必將專心翻譯雖有
滿漢兼考之諭亦安肯獨異于眾復作漢人文字邀
當宁之嘉與乎乃知天下事類皆以無意得之有非
人力所可致也至夢中之句預兆于先適為詩句作
結而名數又適與戴公相符斯則更為奇絕耳新安

張潮題

昭代叢書卷十七

新安張潮山來輯

長洲尤珍慧珠校

暢春苑

御試恭紀

溧陽狄億向濤紀

甲戌三月初二日車駕自霸州回初五日兩院

長奏請散館

上命內閣擇日考試次日

昭代叢書 御試恭紀

上幸暢春苑面諭閣臣云。庶吉士散館在暢春苑好。蓋以舊例或在體仁閣或在保和殿也。十二日卯爽。諸臣集院東御柳下坐。辰刻。上御澹寧居。內閣九卿啓奏畢。諸臣以次引見。每十人爲一班。凡三十有四人。億名在十之五。

上坐御榻。以次詳問。兩院長跪左側。一一奏對訖。

天顏喜甚。見畢。

上入內。諸臣皆出。閣臣請命題。

上諭內閣擬進欽定。於是諸臣復以次入。在澹寧居。

階下布席澹寧居爲苑中聽政之所。凡三楹。不甚高。繚以長廊。無丹縵彫鏤之飾。雖史傳所稱茆茨土階。何多讓焉。少頃閣臣捧黃紙朱字題。二授兩院長。院長以一授修撰。臣戴有祺。以一授庶吉士。臣楊中訥。

閣臣復傳。

上諭云。爾等清書翻單。將漢書題目都做來。諸臣就位。申刻。賜膳肴八點。四湯飯各一。復賜茶。茶罷。行三叩頭禮謝恩。先是未試前十日。夢與同年戴。級同几席。試殿廷而戴卷視億卷差大。心甚怪之。未。

幾突起燄火一切就燬蒼黃逸出相視笑曰此番我卷當與君同矣又一友人來前曰君向以不鼎元為快快今日之事定是佳兆安知昔日所云日華高照處佳氣正細細者不驗在今日耶因思戴固漢書也卷安得與億同且平時亦未有此詩句真屬不解然有生來所得異夢往往奇驗豈昔夢不虛而今夢乃相玩弄耶御試舊例習清書者不得及漢文至是特諭滿漢文兼考億思兩年間奔馳南北國書尚未嫻習

天顏只赤何敢草草欺誑聖明遂不復措意國書止作仁是天地之心論賦得別館春寒淑氣催五言十二韻即用夢中句子作結跪御榻前直陳云臣蒙

皇上殊恩於稠人中拔置庶吉士未及三月給假南還至上年十一月赴館肄習日淺實未精熟今若冒昧翻譯直是上欺君父臣既不敢欺又不忍負

皇上拔擢之恩伏乞再留教習三年以圖報稱於是

內閣諸臣竟將億卷附漢書之末而名次適與戴相連。嘻異矣。越三日。

上親閱國書諸卷多不稱。

旨切責院長嚴加處分。獨億以漢書文字兩蒙。

皇上激賞。竟欲拔置第一。內閣諸臣格於舊例。奏億卷無清書。不便遽置高等。

上沉吟良久。問狄億年紀幾何。閣臣對年紀很小。

上曰。狄億漢文甚佳。字亦是文人之筆。且情願學習。

志甚可嘉。着再教習三年。伏念億草莽單寒。行能無

算。遭逢盛世。幸遙清班。今復邀此異數。後先情事。

竟與夢中一一符合。天恩高厚。傑然豈等。何從報

答。惟有捐糜頂踵。以仰酬夫萬一而已。翰林院庶吉

士臣狄億恭紀

士曰 亦詩恭賦

谷部齊泮東而腫以吟雁夫萬一而丁傳春詩無十
京典夢中一一併合 天恩高厚賜然選詩詩
卷十七 蘇州幸致書流今身繼此其與詩夫詩

跋

種種文字皆古勝于今而翻譯之學則新勝于舊苟
欲以 國初之翻譯施之于近日之文章恐未必能
曲折如意也矧翰苑詞臣尤不同于一切諸臣者乎
然則狄太史之所謂未之嫺熟願更學習者蓋欲已
精而益求其精云爾宜其允當
上指也心齋張潮

上計出心齋張賦

辭而益求其辭云爾室其允當

然則水太史之世隋末之陳然則更學齊書蓋於

曲池收意出微解策時引去不同于一世清臣否乎

殆以 國師之稱精誠之干近日之文章恐未必能

歷蘇文字昔古想于今而歸稱之學則得謂下世

知

出山異數記題辭

士君子讀書樂道出處寧有異哉方其處也時與知

已數人敦鶯鳴之好迨一行作吏友道漸疎即故人

姓字都不復記憶者有之矣求其終始不渝如東塘

孔先生者不誠中流之砥柱乎哉先生以諸生蒙

天子特達之知賜官博士隨 駕視河行署所在坐

客常滿即布袍芒屨禮法疎野先生未嘗怪焉後奉

命還朝邗上諸同人以先生為京朝官往還倡和皆

輦下貴人度廣陵一二舊交不復在意念中矣然客

名代 出山異數記題辭

有自京師來者輒向余道先生見懷之殷余始以尺素相通問而先生書與余每詢諸同人近狀何似余益信先生之于友道真所謂始終如一者戊寅冬先生以所記出山異數相郵示因備知 聖朝尊師重道之隆與君臣遇合之雅讀之有足令人感發而興起者昔蘇子美讀漢書至留侯所云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遂擊節浮一大白余于此編亦如之且欲與廣陵諸君子共讀之特媿無杜祁公作主八不免自費物料耳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八

新安張潮山來輯

出山異數紀

曲阜孔尚任東塘著

江都史申義蕉飲較

任以魯諸生讀書石門山中。山在少昊陵直北

四十里。史稱少昊氏都曲阜。葬雲陽。其山古曰

雲山。因山有石門。後改今名焉。山多洞壑。及清

泉佳木。相傳古之晨門吏隱于茲。唐張叔明亦

魯諸生也。卜宅其麓。杜子美有訪張氏隱居詩。又有與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詩。李太白亦有魯城東石門送杜甫詩。皆其處也。任誅茅疊石。結廬其中。有年矣。康熙壬戌秋。予家六十。七代大宗衍聖公毓圻。束書加幣。敦予出山。治其夫人張氏喪。明年春。卽延任祖庭修家譜。及闕里誌。並選鄒魯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禮樂。更採訪工師。造禮樂祭器。至甲子秋。皆竣。合宗族萬人。釋菜于廟。告備也。禮既成。將還山。恭聞

天子東巡。有事闕里。宗公族姓復留。任襄祭事。任乃

率諸弟子。在廟肄習。至十月初七日巳亥。

上遣太常寺丞張量馨鴻臚寺鳴贊韓布齋香帛來

闕里。監視祭品。與任共事。月餘。十一月十六日

丁丑。聞

駕自南旋。巳次費縣。任駿奔在廟。更淡回舍。甫就寢。

上備聽剝啄。急闕者云。有任天使東來。傳呼任名。急

趨。勿後。任披衣起。一僮掖任奔至衍聖公東書

堂。燈火熒煌。兩大人劍佩儼然。前執任手曰。來

矣來矣。跪聽宣。

旨任 喘息未屬。匍伏階下。仰聽。

上諭曰。闕里係聖人之地。秉禮之鄉。朕幸魯地。致祭

先師。特敷文教。鼓舞儒學。祀禮告成。講明經書文

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于孔氏子弟。選取博學

能講書人員。令撰次應講經義。預期進呈。故

諭諸臣叩頭興。兩大人者。翰林掌院學士常公

書。侍讀學士朱公瑪泰也。諸臣者。山東巡撫張

天下公鵬。衍聖公宗子毓圻也。任前揖云。任以藐小

儒生。選侍經筵。雖懼隕越。然分不敢辭。但不知

撰何講義。乃稱大典。常公出示。二黃封。乃大學

聖經首節。易經繫辭首節。于是拂几案。給筆劄。

兩大人西向坐。巡撫衍聖公東向坐。命任北向

坐。刻燭五分。不成一字。張公笑云。兩條紅燭。四

雙青眼。縱有七步才。亦難構思矣。衍聖公因為

任別置一几。不移晷。而大學講義成。張公俯睨

云。講義是矣。後段頌聖。似不可少者。任應聲

補足。常公又促撰易義。任謝云。詩乃專家易則

未習也。朱公晒云：未貫五經，何言博學耶？任愧

謝又勉撰易義，既脫稿，燭尚未跋。朱公讀完，拍

任肩曰：名下固無虛士，即繕寫封緘，漏四更兩

大人上馬東趨復命矣。十七日戊寅申刻，

駕至闕里。任在諸生班跪迎。是夕，駐城南行宮，薄

暮有二騎至廟呼任詣行宮，跪幔城外請

聖安畢，翰林院掌院學士孫公在豐傳

旨云：所撰講義雖好，但有數字未妥，即令改易。一

指示其應改處，隱有指痕，蓋出

睿鑒也。遂更擬數字呈

御覽。訖，又傳經筵進講，須得兩生。任遂以族兄舉人

尚鈺對。既奏文允，乃入孫公行幕。孫公手謄講

義二本，云此設御案者，又命一中翰。謄二本

任云：此設講案者，不及俟膳完，別孫公入城，夜

已三更矣。有鴻臚寺少卿西公安傳子至，詩禮

堂習經筵儀節。少頃，則先時二騎者捧膳本

講義，恭陳御案。及講案上，舉首見堂中畫屏

云：此畫我識得。乃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

上青天也。任私提兄 鉉袖曰我兩人將登日朝

矣。二騎乃翰林院筆帖式一雅君。思泰 一趙君

持拔 皆有文名會供事。經筵因教。任 進講聲

音容止抵明則十八日巳卯。

上乘輿進城詣

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入齋幄。少憩即步行

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三跪九叩為曠代所

無。牲用太牢。祭品十籩豆。樂舞六佾。其執事禮

樂弟子皆任所教者也。任在詩禮堂伺經筵

不獲陪位禮既畢

上還齋幄稍憩更便服。鷹白色袍。石青色褂。辰刻內

閣學士席。爾達 太常寺卿葛思泰 導引

上山奎文閣東入承聖門步升詩禮堂御座。百官

聽講。左翼列者大學士明珠 王熙 吏部尚書伊

桑阿禮 部尚書介山工部尚書薩穆 裕內閣學

士麻爾圖爾 達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孫在

豐內閣侍讀學士徐廷 璽翰林院掌院學士朱

瑪泰高 士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果 國子監

祭酒阿禮胡太常寺卿葛思泰太僕寺少卿楊

舒鴻臚寺少卿西安光祿寺少卿胡什圖吏科

掌印給事中費揚古陝西道御史喇占山東巡

撫都御史張鵬右翼列者襲封衍聖公孔毓圻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毓瑛顏懋衡曾貞豫

孟貞仁仲秉貞原任五經博士孔毓瑛口北道

僉事孔興洪曲阜縣世職知縣孔興認四氏學

錄孔尚侃尼山書院學錄孔毓璽洙泗書院學

錄孔貞燭及四姓候補選者三十五人其司道

府縣官俱候門外班既定

上諭兗州府知府張鵬翻作官清正亦許聽講遂傳

入列于巡撫之下鴻臚寺鳴贊唱行禮衍聖公

率五氏子孫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鳴贊唱講書

尚任遂與尚鈺由西階上行一跪三叩頭禮起

立于講案西偏尚任先至講案前北面對立陳

書開卷用二銀尺鎮定御案前書亦展開用

金尺鎮定兩案相距咫尺

上肅容端坐尚任進講大學聖經首節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一章書。是言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要道。乃大學一書之綱領。此一節。又聖經一篇之綱領也。孔子意謂。大人統天下國家。以立極。其爲學之道有三。一在明明德。德者。命於天而賦於人。至虛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本明者也。但爲氣稟物欲所拘蔽。則明者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或息。必因其善端之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大學之所以立體也。一在新民。德者。人人所同得。大人

既自明其德矣。又必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凡具是德者。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嘉與維新。此大學之所以致用也。一在止於至善。明德新民。皆有至當不易之則。純乎天理。而毫無人欲。所謂至善也。大人於己之德。必無一理之不明。於民之德。必無一人之不新。皆造於至善之域。而主適不遷。此大學之所以體聖功。而該王道也。孔子發明宗旨。溯千聖之心傳。開百王之治統。其綱領條目。燦然畢具。心法治法。悉備於此。

欽惟

皇上睿謨炳照。聖學緝熙。精一遠溯。唐虞性道親承。洙泗。翠華時邁。懽騰萬姓之心。玉軸宏開。義暢六經之旨。固已誕敷文德。垂裕丕圖矣。
臣 愚伏願天保升恒。日躋豫泰。彌綸無外。羣瞻四表之光。法則於昭。永耀千秋之鏡。則盛業同參天地。而大猷允越皇王矣。講畢退。

天顏悅霽。顧侍臣曰。經筵講官不及也。尚鈺 進講易經繫辭首節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一節書。是孔子從有易之後。原未有易之先。見天地有自然之易也。孔子意謂易之有乾坤。而乾坤之有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豈自易始哉。天以陽處上。地以陰處下。一尊一卑。有健順之理。而乾坤已定於此矣。自是地與萬物之卑者。陳於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於上。而卦爻之上者。貴。下者。賤。已位列於此矣。天與萬物之陽者。

性常主動。地與萬物之陰者。性常主靜。而卦爻之陽爲剛。陰爲柔。已剖斷於此矣。人心一念向善。而衆善咸集。一念向惡。而衆惡皆歸。以類聚也。人事善與善交。而不入於惡。惡與惡交。而不與於善。以羣分也。聚分而善。則吉應之。聚分而惡。則凶應之。而吉凶之理。已生於此矣。在天而日月星辰有成象。在地而山川動植有成形。而易中之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已見於此矣。造物自然之易如此。蓋六十四卦。止一乾坤。乾坤

止一易簡之理。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皆從此出。此易所以與天地準也。欽惟

皇上。至德體乾。聖功開泰。省方觀民。以敷治教。思容保以求寧。固已廣運無方。極效天法。地之量。太平有象。宏開物成務之圖矣。臣愚伏願得先一以貞。兼三而運。法天時御。大化雲行。而雨施。率土承流。至治日昃。而風動。則中和洋溢。宇宙聖備。而位育參兩。乾坤矣。講畢。退。同下階。入班。排立。

鴻臚寺官奏請宣

召代叢書

出山異數紀

九

勅諭衍聖公率五氏子孫俱跪。大學士王熙宣

聖諭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

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

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

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

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祗遵母替。特諭衍聖公

率五氏子孫叩頭謝恩。出俟于毓粹門外。

上面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在等陳書講說。克

副朕衷。着不拘定例。額外議用。又

諭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聖蹟。著衍聖

公山東巡撫及講書官引

駕少刻

聖駕出承聖門。有內侍捧一黃綾勅笏前行。臣等導

引。復人大成門。登大成殿。詣

先師神座前。命侍衛啓幃拂塵。肅瞻塑像。顧

問。尚任曰。爾啓奏來。卽有侍衛撮予背衣。擁之

使跪。尚任跪奏曰。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

瑳始塑聖像。奏完。拽之使起。以次至四配神座

前徧覽畢。又觀案上禮器。有犧象雲雷三罇。問

何代法物。尚任奏曰。漢章帝元和二年。祀闕里

所留祭器。又觀石刻吳道子所畫魯司寇像。出

大殿北扉過。聖配開官夫人殿。至聖蹟殿。周

覽石刻。聖蹟圖。及凭几像。立像。行教小影。

上顧問曰。何像最真。尚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從

行者最真。傳為端木賜手寫。晉顧凱之重摹者。

上拂拭凝視久之。由左階出。問西偏是何所。尚任奏

曰。前為金絲堂。後為啓聖公叔梁父祠。

上歛容駐望。復入大成殿。至殿前左扉南向立。名

五氏子孫有頂帶者。皆入跪殿。陞上。面諭曰。

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

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

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

聖教。亦以垂示將來。命侍衛出示。則前行所

捧竹籥也。頂有鎖鑰。既展開。仰見意御書日星

昭回。雲漢炳耀。羣臣莫不歡躍。同聲頌揚。衍聖

王公毓圻起接恭安殿中。里如留金鑰器。且如

上又面諭曰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

今親詣行禮尊崇至聖異于前代所有曲柄

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聖之意其傘即

御前常用者也翰林院五經博士毓挺起接恭

置殿中衍聖公孔毓圻率五氏子孫謝羣臣皆

呼呼進向來向來未嘗思至此故朕特命

萬歲遂出殿至陛上仰視規模問大成殿尚任奏

曰此榜宋徽宗御書飛白字也

止止位簷楹撫視盤螭石柱贊歎移時始下階立顧闞

尚任曰爾年幾何尚任奏曰臣年三十七歲又

問爾去

先師幾世尚任奏曰臣係先聖六十四代孫又

問衍聖公係幾代毓圻奏曰臣係六十七代孫

引

駕登杏壇尚任奏曰此

先師講道之所門內東

上覽金臣黨懷英篆書杏壇二字碑又玩壇前石鐫

龍爐尚任奏曰此金章宗時巧工鑄造

昭代叢書 出山異數紀 三

上贊其精美。前行至宋御讚殿基。覽宋臣米芾所書
檜樹贊碑。宋真宗君臣所製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贊碑。至大成門內東塔觀。

先師手植柏

上問此樹未朽何以無枝。尚任奏曰。宏治十二年門
殿被火。此樹在門殿之間。枝葉燒脫。孤幹獨存。
今又二百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鐵。俗呼為鐵
樹。

上令侍衛入闕。撫摩良久。稱其神異。又出大成門。問

漢碑何在。尚任奏曰。漢碑在奎文閣前引。

駕由唐碑亭觀唐乾封碑。前至奎文閣。尚任奏曰。此

閣貯歷代書籍。

皇上欽頒經義。皆謹藏其上。由閣西偏門出。闕明承

上問樂宏治碑。前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尚任奏曰。

皇上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今謂之百

戶碑。

上問何為百戶碑。尚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於廟庭

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勾

以治屯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
上問今典籍司樂管勾皆奉朝選惟百戶止由衍
聖公劄委于典制未全伏望

皇上特恩一體選設

上可其奏即交吏部議設以次觀漢永壽二年韓勅

造禮器碑漢永興二年諸郡史孔謙碑魏黃初

元年封宗聖侯孔羨碑又歷門左觀漢建寧二

年史晨祀廟碑漢永壽三年韓勅修墓碑及秦

山都尉孔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閱竟

上問門外尚有古蹟否尚在奏曰前仰高門有壁水

一曲無源易涸若導城東文獻泉入廟注之斯

壁水常盈藻芹有託但未會奉

旨不敢輕開

上曰此有何妨顧大學士王熙曰衍聖公等所奏曲

阜城外泉水既不關礙蓮道准其疏通入城交

與巡撫遵行

駕自同文門回閱洪武成化碑由奎文閣東偏門入

觀宋金元修廟碑又顧問尚任曰爾年三十

七歲有幾子。尚任奏曰。臣有二子。

上霽顏垂注。北行數武。復問廟基廣濶。何處是

先師故宅。尚任奏曰。

皇上所御講筵之後。有魯壁遺址。乃

先師燕居之所。復入承聖門。觀堂前太初石。唐槐

杏樹。由中階升堂。尚任奏曰。此當日夫子獨

立。伯魚趨庭。得聞詩禮之處。

上至堂後。觀孔宅遺井。凭欄慨慕。汲水嘗之。

上問魯壁遺址。尚任奏曰。昔秦始皇焚詩書。臣九世

祖孔鮒。預藏尚書論語孝經諸書于壁中。至漢

魯恭王欲毀。臣祖故宅。以廣其宮。聞壁中金石

絲竹之音。發視得竹簡古文。故後世名其堂曰

金絲。又曰魯壁。

上因命。尚任指點其處。一一目之。尚任顧謂曰。爾家

古蹟看完否。尚任奏曰。

先聖遺蹟。湮沒已多。不足當

皇上御覽。但經。聖恩一顧。從此祖廟增輝。書之史

冊。天下萬世想望。

皇上尊師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傳。大學士

王熙翰林院學士孫在豐侍講學士高士奇咸

跪奏曰。孔尚任所奏甚是。

上微笑領之。又登詩禮堂。升御幄。衍聖公毓圻率

尚任等出候承聖門外。

上親取御製過闕里詩。付大學士王熙捧出。賜

衍聖公孔毓圻命尚任跪讀曰。鑿輅來東魯。先

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萬仞見宮牆。道統唐虞

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栢。瞻拜肅冠裳。讀畢。

衍聖公毓圻等叩頭謝恩。尚任言曰。從古帝

王過闕里。惟唐明皇有五言律詩一章。止歎

聖生衰周。有德無位。而全無悅慕贊美之辭。伏

覩御製新篇。超今軼古。景仰聖道。不啻羹

牆。臣家何幸。膺茲寵錫。謹世世守之。奉為典

謨焉。

聖駕出承聖門。大學士王熙宣諭曰。曲阜承聖門

聖駕即日幸孔林。仍著衍聖公及講書官孔尚任等

引

駕少刻

駕由毓粹門出。登涼輦。鹵簿前導。過襲封府門。注望

久之。東出鼓樓門北。過陋巷街。出曲阜城北門。

萬姓匍匐滿道。擁瞻天表。有周公後裔東野

沛然。掖其父扶杖跪道左。手捧奏疏。乞為世官。

奉先祠如四氏例。其疏稿任代作也。

上覽疏。問曰。周公姬姓。爾姓東野。何也。沛然奏曰。昔

伯禽之季子。名魚。食采于東野。因以為氏。

上問周公廟何在。沛然指奏曰。東望高阜。松柏鬱然

者。即魯公世廟也。

上為引領。又顧扶杖者曰。此老者何人。沛然奏曰。臣

父東野雲鵬年七十有五。又問爾族眾幾何。奏

曰。丁不滿百。

上覽疏訖。付侍衛。交部即議。前行一里。至聖林門。令

扈從臣皆下馬行。又半里。

駕入樓觀門。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跪迎道左。

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

駕及洙水橋。即命降輦。衍聖公毓圻奏曰。此去基門

尚遠。又引命。御袍翠裏。有補綴燒痕。仰歎我
駕至墓門。降輦步入。恭詣

先師墓前。北面跪。大學士明珠捧金椀。

三酌酒畢。行叩頭禮。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隨後

陪位。親見御袍翠裏。有補綴燒痕。仰歎我

皇上恭儉至德。媲美神禹矣。

上仰瞻墓碑。問墓上是何草木。尚任奏曰。孔林草木

皆遠方弟子各國所產。移植墓傍。種數繁多。不

能悉辨。惟楷木著草二種最著。

上問楷木何所用之。尚任奏曰。其木可為杖。又可為

棋。其木之瘿可為瓢。其葉可為蔬。又可為茶。其

子榨油。可為膏燭。

上又問有著草否。取來朕看。衍聖公毓圻自墓側取

著草一莖進呈。

上覽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著草一叢五

十莖者。占筮方驗。今果有否。尚任奏曰。林中著

草雖多。其叢生五十莖者。下有靈龜守之。謂之

瑞草。不能常有。今鑿輿經過。瑞草必生。臣當

馳獻。

上由聖墓西偏。至先賢子貢廬墓處。奉祀生端木植

端木謙跪廬外。上疏乞比仲氏。以博士祀祠。

上問子貢後人。何以在此。衍聖公毓圻奏曰。果係端

木嫡支。奉此處香火。

上覽奏畢。手付侍衛。即東過宋真宗駐驂亭。徘徊良

久。令侍衛登高遠眺。

上見樹附野蔓。親摘一葉。問此草何名。尚任奏曰。此

上問名文草。冬夏不凋。根葉花實。具五色五味。南過

楷亭。尚任奏曰。此端木賜手植楷樹。枯而不朽。

後人建亭其傍。

上又問有著草叢生地上者。可尋一觀。尚任導引。歷

楷亭之西。岡壠崎嶇。榛莽深密。披叢指奏曰。此

即著草。

上親摘一莖。玩其枝幹。又採子盈掬。辨其氣味。傾

賜。尚任手曰。細嗅之。亦有異香。又上問此大樹

為何木。尚任奏曰。俗名椽子樹。

上笑曰。本名榭樹。乃木傍加斗斛之斛。

上瞻玩過午。出享堂。至階下。南面立。衍聖公毓圻率

尚任等叩頭奏謝曰。從來臨幸之君。但詣廟廷。

若降輦幸林。祇有宋朝真宗。傳為古來希有之

舉。今

皇上祀廟之後。瞻拜墓前。酌酒成禮。周覽古蹟。愛及

草木。尊師重道之誠。無以復加。臣等忝在日聖

裔。世世感戴。高厚矣。大學士明珠王熙等跪

奏曰。從古帝王幸闕里者。儀文之備。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者。臣等備員扈從。不勝欣忭。翰林院掌院

學士孫在豐侍讀學士高士奇等跪奏曰。

皇上恭詣闕里。盛舉儀章。凡有血氣。莫不感動。誠海

內嚮風之自。萬載太平之基。不獨孔氏子孫。頂

祝

皇恩也。端木子孫二人。亦來階下。三跪九叩頭。禮畢。

上徐行。觀墓道石儀。華表。翁仲。角端。文豹。至墓門。竚

立東望。問是何所。尚任奏曰。臣家春秋祭掃。族

姓燕會之所。名曰思堂。其堂門久扃。諸臣俱前

往闢道。惟尚任一人侍立。

駕側自歎草茅何以此。

上閱西壁碑刻見明臣畢懋康謁林詩覽終篇顧

問尚任曰爾年果三十七歲否尚任奏曰臣年

三十七歲又問能作詩否尚任奏曰亦嘗學詩

因跪候

上旨

天顏悅怡頻命起來霽堂陛之威嚴等君臣于父子

一日之間三問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遂導

駕入思堂問壁間有何名碑尚任奏曰皆宋元人題

名

上周覽訖在堂中南向坐問曰此林週圍幾許尚任

奏曰共地十八頃今二千餘年族衆日繁耐葬

無隙

上曰將如之何尚任奏曰未免墳積墓壘矣

上曰何不開擴尚任奏曰

皇上問及此真臣家千百世子孫之幸但林外皆版

籍民田欲擴不能尚望

皇上特恩

名代叢書

出山異數紀

上回顧侍臣微笑數語。即轉曰：可具本來。衍聖公毓

圻率尚任等叩頭謝恩。

上步出思堂。升輦出林門西發之。兗州衍聖公毓圻

率尚任等跪送道左。起見祭酒阿公告任曰：

上在思堂數語。爾知之乎。任曰：不知。阿公曰：

上云：此秀才好膽子。知朕敬重。

先師儘力乞請。既到其家。皆依所奏可也。任荷

皇上溫旨優容之恩。隨路感泣。逢人稱述。申刻入城。

即赴詩禮堂。候禮部尚書介公頒賜。

皇賞衍聖公及五姓博士曲阜知縣俱頒日講四書

易經書經解義各一部。賜衍聖公狐腋蟒袍

一領。黑貂褂一領。緞綾表裏各五疋。賜五姓

博士曲阜知縣及四氏子孫名列仕籍者三十

五人。俱羊皮蟒袍。綿蟒褂各一件。賜孔氏子

孫進士舉人貢生十一人。俱鑲領袖綿緞袍。綿

緞褂各一件。監生生員三百人。俱銀五兩。曲阜

縣百姓明年地丁銀兩。全與蠲免。任時在諸生

班內。亦領銀五兩。俱望行在叩頭謝恩畢。衍

聖公先赴兗州送

駕任抵暮返舍薰沐焚香拜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

老母感激

皇恩不覺泣下甫設晚餐忽有二使自郡城來傳衍

聖公語云

皇上已駐驂兗州西郭問及尚任可速前來任即策

騎奔赴夜二更至行在

上猶未寢諭大學士明珠王熙考典禮備祭文祭

品遣恭親王永寧偕禮部尚書介山回曲阜致

祭周公廟衍聖公率尚任等謝恩門外仰窺

行幄銀臺紅燭高五尺許

土脫冠凭几擬寫衍聖公毓圻祖母一品太夫人陶

氏八十節壽坊額衍聖公等俱跪階下少頃書

完乃節並松筠四字侍衛捧出羣臣仰觀龍翔

鳳翥翰香淋漓命尚任高聲宣示衍聖公毓圻

暨第五經博士毓挺長跪接受三叩頭謝恩

畢譙樓已四鼓矣是夜回寓稍晚即與天明十

九日送

駕北上。一路隨。

駕諸臣莫不指任曰。此講書秀才也。每晚隨衍聖公

赴任行在候安。即蒙賜茶。二十一日早行。憩

徬路古廟。

上遙望見遣飛騎來問此隊何人。答云。衍聖公孔毓

圻等送。

駕過此。又問有講書秀才孔尚任否。答云。尚任亦在

此。飛騎復命。少頃遣侍衛來。賜茶各一椀。

是日遇吏部各官圍坐陌上。見任云。正須君來。

今日議設。聖廟百戶。誰其可者。予商之衍聖

公。以現在供事百戶陳治世姓名開列本摺上

之銓曹。次日晚過內閣。王公行幕。王公待以賓

禮。情意溫然。少間拱手云。年兄大才。學不餘而

皇上眷注之隆。諸臣莫比。今日遵任諭議官。清華要

津。皆不可量。真可賀也。任答曰。內閣王公皆

皇上以萬國

天子祭萬古

聖人。此非常大典。尚任一芥草茅。得與其盛。何榮

如之議敘官爵出自尚任聖恩不敢妄有希

冀也王公肅然示敬又一日行次見吏部官圍

坐如前高聲呼曰今日在此議孔尚任官任下

馬拱手謝之未交一言其夕見內閣王公告任

曰議官已定不日為國博矣任喜謝曰漢唐儒

生以經術進用者皆賜博士任雖才學不稱而

皇上授官之典可稱允當二十三日宿德州次早

皇上乘舟入京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跪送西岸

上凭窗捋鬚論令還家二十九日回曲阜十二月初

一日授官報至吏部為欽奉

上諭事議得恭遇

皇上法駕時巡躬詣闕里致祭

先師孔子廟大禮告成命講經義闡揚聖教振

起儒宗誠曠古之希逢為盛朝之鉅典而孔

尚任孔尚鉉陳書講說克副

聖衷應將伊等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授為國子監

博士可也奉

旨俞允于二十四年乙丑正月十八日乘傳赴京二

十八日升國子先生座。二月初七日取入禮闈。

充膳錄官。既撤棘。祭酒翁公叔元初蒞任。知任。

皇上特用講書之員。為任設高壇于彝倫堂西階。考

鐘伐鼓。集八旗十五省滿漢弟子數百人。繞座

犬三拜。任乃黃蓋烏嬰。開經敷講。月期三集。講畢。

皇上即將所講經義。給散諸生。一時嘖嘖稱為盛事。

云。時衍聖公入都謝恩。任追隨末班。賜宴禮

部。命尚書張公士甄倍待。享大官醴酪。觀教坊

歌舞。書生遭際。自覺非分。犬馬圖報。期諸沒齒。

但夢寐之間。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撫松桂石

門有靈。其絕我耶。其招我耶。康熙乙丑三月二

十八日孔尚任私紀

松溪子小引

昔之所謂子者離奇弔詭荒誕怪譎不合于中正之道者也。今之所謂子者闡析經術研究世務必衷于聖賢之旨者也。昔之爲子也多。今之爲子也少。多則有純有疵。故或傳或不傳。少則純斯無有弗傳者矣。此非其書之幸與不幸亦其所以爲書者有不同耳。諸子中莊子最著。莊與孟子同時。設兩人相遇一堂。騁其高談雄辨。其往復必多。可觀者又惠子與莊子。機鋒不相上下。所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今皆不傳。

殊可惜也。按文獻通考。凡書之不可以經史及集名者。悉以子名之。而別為九流。如荀揚則屬之儒。如老莊則屬之道。如孫吳則屬之兵。如申韓則屬之刑。夫以老莊諸子之為道與兵刑可也。以荀子揚子屬之儒不可也。無論其他。劇秦美新之文。與性惡二字。已得罪于聖賢矣。他何足論乎。王子丹麓卜居松溪。其筆記之書名松溪子。雖每條不過數十字。而精言名語。絡繹不窮。其體制似老。其純粹似賈董。而過之。殆必衷于聖賢之旨者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八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西洽 吳允嘉 志上 葉校

松溪子

仁和 王 卓 丹麓 著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水不養。腎竭者。以。

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汎濫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

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此可以弭盜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疊石為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

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濶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不由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為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其貪可用也以之為學則學日深以之為善則善日積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柁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

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爲已甚。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耳雖聰。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卽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搢搢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

矣。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亾。以術欺人者敗。以巧
舞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
格。恃其才者必為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
可恃。况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
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美
人少子。豔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
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歛。夫天道不翕則

不能闢。况人乎。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
可得安也。害人損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
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
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
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譽
者必先譽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
先利人益人。積宦者危。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慾者亾。惟積德于

人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凶。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暗。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偽。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倨。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使賁育與童子遇則勇失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失矣。使毛施與魯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

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賁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媚神求福不如為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為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為媚禱。神必不歆。

陶人之為陶也。取諸土而為缶。為孟。為盆。為盎。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浸假毀敗。所為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囂囂然乃過別其為缶。為孟。為盆。為盎。何

不暇與君共語矣心懷甚苦

如也蓋乘興而來觀吾當與之吐言入林樂而忘返又

言寒冷萬山中赫赫踏雪氣水滌塵其地寂然以觀

而之驚驚氣響之漸滿階非掛衣于空處而收其平

谷氣上離於心亦與掛絲而蕪之今固其苦不啻於

攀分阻窻寒不勝其烈于竹也然于竹與竹

之榮對阻冬將盡之樂其氣烈于山也竹阻風冬

景勝之景對竹曰竹曰山曰雲然山阻竹

規



